

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爱的童话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名家名篇
经典阅读
JING DIAN YUE DU
青春版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

爱的童话

出品人：陈向东
总策划：陈向东
策划：陈向东
执行策划：陈向东
责任编辑：陈向东
封面设计：陈向东
版式设计：陈向东
文字编辑：陈向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童话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4960-1

I. ①爱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791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付娜
助理编辑 佟冰融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尹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爱的童话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/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7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寻 梦	巴 金 / 001
一个星期一的早晨	三 毛 / 004
木偶戏子波勒	〔德〕施笃姆 / 010
来自大海的电话	〔日〕安房直子 / 053
夜 渔	沈从文 / 060
朱特的一家	节选自《一千零一夜》 / 064
老约翰妮讲的故事	〔丹麦〕安徒生 / 101
傅雷家书（节选）	傅 雷 / 115
浴着光辉的母亲	林清玄 / 118
父亲为什么沉默	季 子 / 119
富有的是精神	谢 冕 / 122
浮生断想	孙福万 / 126
风格散记	王 蒙 / 128
春到海堤	〔德〕台·施托姆 / 132
心愿不及的夏天	〔美〕拉·贝克拉塞尔 / 134
撒哈拉之夏	〔法〕欧仁·弗洛芒坦 / 137
夏天——苏塞克斯	〔英〕爱·托马斯 / 143
七月的草地	〔英〕理·杰弗里斯 / 147

九月夜景·····	[法] 弗·莫里亚克 / 150
初 秋·····	[日] 川端康成 / 151
黄 光·····	[苏联] 康·格·巴乌斯托夫斯基 / 153
秋 思·····	[美] 唐·霍尔 / 160
秋 夜·····	巴 金 / 168
翻船人看黄鹤楼·····	三 毛 / 171
往 事·····	沈从文 / 181
温泉通信·····	[日] 川端康成 / 185

寻梦

巴金

我失去一个梦，半夜里我披衣起来四处找寻。暮色渐小只一簇天昏昏，道路泥泞，我不知道应该走向什么地方。

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雾，无边无际，我看不见路，也找不到脚迹。

后面也是茫茫一片白雾，雪似的埋葬了一切，我见不到一个人影。

没有路。那么，梦会逃到什么地方去？

我仍然往前面走。我小心下着脚步，我担心会失脚踏进沟里。

我走到一家小店门前。柜台上一盏油灯，后面坐着一个白发老人。我向他打个招呼，问他是否见到我遗失的东西。

“你找寻什么，年轻人？”

“我找寻一个梦。”

“梦？我这里多得很，”老人咧嘴笑起来，“我这里有的是梦，却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种？”“我失去的是一个能飞的梦。”

“我不知梦能飞不能飞，不过你看它们五颜六色，光彩夺目。你可以从里面挑选任何一个，并不要付多大的代价。”他给我打开了橱窗。

无数的梦商品似的摆在那里。的确是各种各类的梦：有的样子威严，有的颜色艳丽，有的笑得叫人心醉，有的形状凄惨使人同情。这里面却没有一个能飞的梦。

我失望地摇头，我找不到我失去的东西。

“随便挑一个拿去吧，难道里面就没有一个你中意的？”老人殷勤地问。

“没有。我只找寻我失去的那一个。别的全都不要！”

“但是茫茫天地间，你往哪里去找寻你那个梦？年轻人，我应该给你一个忠告，失去的梦是找不回来的。”

“我一定要找！从我身边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找回来！”

“傻瓜，为什么这样固执？”老人晒笑道，“多少人追寻过失去的梦，你可曾见到什么人把梦追了回来？听我的话，转回去好好地睡觉。”

我却继续往前走。

雾渐渐变为稀薄，我看见江水横在我的面前。

我踌躇起来，没有舟楫，我怎么能到达彼岸？

忽然一只小木船靠近岸边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撑着篙竿高呼：“过渡”。

我立刻跳到船中，连声催促船夫火速前进。

“老先生，为什么这样着急？半夜里还有什么要紧事情？”

这个少年怎么称我为“老先生”？刚才在小店里，我还被唤作“年轻人”，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会增加了许多年纪？

我没有工夫同他争论，我只问他：“喂，你有没有见到我那个失去的梦，那个能飞的梦？”

少年不在意地回答：“我在这里见到的梦太多了，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？若说能飞，它们都是从这江上飞过去的，没有一个梦会半路落在江里。”

“我那个梦特别亮，比什么都亮。”

“除了星星，我没有见到更亮的东西。那么你的梦并没有飞过这里，因为我见到的全是无光的影子。”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它飞往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不能。不过我知道它一定不在对岸，我劝你不要过去。”

“我一定要过去。请你把我快送过去，我愿出任何的代价。”

少年把我送到了对岸。

没有雾，天落着小雨。我走的全是滑脚的泥路。我好几次跌倒在途中，又默默地爬起来，揉着伤，然后更小心地前进。

一座高山立在我面前。没有土，没有树，这是一座不可攀登的石山。

“难道我应该空手转身回去？”我迟疑起来。

“不能，不能！”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声。

“年轻人不能走回头路。”我的心这样说。

我鼓起勇气攀登岩石，一个继续一个，直到我两手出血、两脚肿痛、两腿发软，我还在往上爬行。

我几次失掉勇气，又恢复决心；几次停止，又继续上升；几次几乎跌落，又连忙抓紧岩石的边沿。最后，我像一个病人，一个乞丐，拖着疲倦的身子和破烂的衣服立在山顶。我仍然看不到我那个失去的梦。

上面是一望无垠的青天，下面是一片云海、雾海。在这么大的空间里，只有一只苍鹰在我的头顶上盘旋。

我的眼光跟着鹰翼在空中打转。我羡慕它能够那么自由自在地在无边的天海里上下飞翔。它一会儿飞得高高的，变成了一个黑点；一会儿又突然凌空下降，飞得那么低，两只翅膀正掠过我的头。我看见它那只锋利的尖嘴张开，发出一声嘲笑似的长啸。

它一定在笑我立在山顶束手无策，也许就是它攫去了我的梦。所以它第二次掠过我的头上，我愤然伸出手去捉它的脚爪。我捉住了鹰，但是一个筋斗把我从山顶跌下去了……

我睁开眼，我还是在自己的家里。原来我又失去了一个梦。



一个星期一的早晨

三 毛

当我开始爬树时，太阳并没有照耀得那么凶猛，整个树林是新鲜而又清凉的，刚一进来的时候几乎使我忘了这已是接近夏天的一个早晨了。阳光透过树上的叶子照在我脸上，我觉得睁不开眼睛，便换了一个姿势躲开太阳。

这时的帕柯正在我躺着的树干下，她坐在一大堆枯叶上，旁边放着她那漂亮的粗麻编的大手袋，脚旁散着几张报纸。这是帕柯的老习惯，无论到哪儿，总有几张当天的或过时的报纸跟着她，而帕柯时常有意无意地翻动着，一方面又不经意地摆出一副异乡人的无聊样子来。现在我伏在树上看着她，她就怪快乐的样子，又伸手去翻起报纸来。

我在树上可以看见那河，那是一条冲得怪急的小河，一块块的卵石被水冲得又清洁又光滑，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总喜欢跟帕柯在石头上跨来跨去。小河在纱帽山跟学校交接的那个山谷里流着。我渡水时老是又叫又喊的，总幻想着纱帽山的蛇全在河里，而帕柯从不怕蛇，也从不喊叫，她每到河边总将书一放，就一声不响地涉到对岸的大相思树下去。太阳照耀着整个河床，我们累了就会躺在大石上晒一下，再收拾东西一块走公路去吃冰，然后等车回家。有时辛堤和奥肯也会一块儿去，但我看得出，只有帕柯和我是真正快快乐乐地在水里走来走去。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很多次，后来帕柯要预备转学考试，就停掉了这种放学后的回家方式。

辛堤今天破例想自己去涉起水来，他在带着土黄色的卵石上走着，肩上还背了照相机。天很热，辛堤的白衬衫外面却套了一件今年流行的男孩背心，那种格子的花样显得古怪而轻浮。我看看帕柯，她也正在看下面的

河，于是我就对辛堤嚷起来。

“辛堤，不要那样子走来走去了，你不是还有一堂课，快回去上，我跟帕柯在这儿等你。”

“卡诺，不要催我吧，如今的帕柯已不是从前每天来上学的她了，让我留在这儿，明早帕柯就再不会来了。”辛堤仰着头朝我喊着，这时候阳光照在他单纯的脸上，显得他气色很好，水花在他脚边溅起，在阳光里亮得像透明的碎钻石，我看着这情景就异常得欢悦起来。

帕柯在树下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她走过来，用手绕着我躺着的树干，摇晃着身体，一面又仰头在看树顶的天空。“卡诺，离开这儿已经一年多了，今早我坐车上山觉得什么都没有变过，连心情都是一样的，要不是辛堤这会儿背着我的相机，我真会觉得我们正是下课了，来这林子玩儿的，我没有离开过。”

“帕柯，你早就离开了，你离去已不止一年了，今早在车站见你时，我就知道你真的走了有好久了，要不然再见你时不会有那样令人惊异的欢悦。”

今天的帕柯穿得异常得好看，绸衬衫的领子很软地搭在颈上，裙子也系得好好的，还破例地用了皮带，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踏在枯叶上，看起来很调和，头发直直地披在肩上，又光滑又柔软。整个的帕柯给这普通的星期一早晨带来了假日的气息，我觉得反而不对劲起来。

“帕柯，你全身都不对劲，除了那几张报纸之外，你显得那么陌生。”

“卡诺，你这样说似乎要笑起来，你知道吗，早晨我起来时就一直告诉自己，今天的我不是去新庄，今天是回华冈去，我就迷惑起来，觉得昨天才上山去过，那地方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，我去也不是去做什么，整个心境就是那样的，我不喜欢那种不在乎的样子，就让自己换了一件新衣服，好告诉自己，今天是不同的。卡诺，你看我，我这做作的人。”“帕柯，不要在意那种没来由的心情吧，毕竟回来的快乐有时是并不明显的，也不要来这儿找你的过去，你没有吧，帕柯？”

“没有。卡诺，不是没有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要再想这些，我们去叫辛堤起来。”

我从树上踩着低丫处的树枝下来，地上除了野生的凤尾草之外，便是一大片落叶和小枯树枝铺成的地，从去年入秋以来就没有人扫过这儿的叶子。树林之外有一条小径斜斜地通到那横跨小河的水泥桥上，然后过了桥，经过橘子园直通到学校的左方。我走到树边的斜坡上向下望着辛堤，他不在河里，辛堤已经拿着脱下来的背心，低着头经过那桥向我们的地方走来。

林外的太阳依旧照耀着，一阵并不凉爽的风吹过我和帕柯站的斜坡，野草全都摇晃起来。辛堤已经走上了那伸延得很陡的小径，我由上面望着他，由于阳光的关系，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绣在衬衫口袋上的小海马。此时的帕柯站在我身旁，一双手搁在我肩上，我们同时注视着坡下的辛堤，他仍低着头走着，丝毫没有察觉到我们在看他。四周的一切好似都突然寂寥起来，除了吹过的风之外没有一点儿声音，我们热切地注视着他向我们走近，此时，这一个本来没有意味着什么的动作，就被莫名其妙地蒙上了一层具有某种特殊意象的心境。辛堤那样在阳光下走近，就像带回来了往日在一起的时光，他将我们过去的日子放在肩上，走过桥，上坡，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接近。

“帕柯，这光景就像以前，跟那时一模一样。帕柯，你看光线怎样照射在他的头发上，去年没有逝去，我们也没再经过一年，就像我们刚刚涉水上岸，正在等着辛堤一样。”“是的，卡诺，只要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件事情会真正地过去。”

“帕柯，有时觉得你走了，有时又觉得你不过是请假，你还会来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卡诺，我没有认真想过。”

辛堤走到尚差林子几步时，就很快地将肩上的背心一丢，口中嚷着热，走到树荫下便将身子像鸟儿似的扑到地上去。他自己并不知道，刚才他那样上坡时，带给了我们如何巨大的一种对过去时光的缅怀。

“热坏了，卡诺，你带了咖啡没有？”

“辛堤，你忘了，我中午留在学校才带咖啡的，今天是陪帕柯，整天没课。帕柯，你几点想回去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管，累了就回去。你走过来，辛堤不要懒了，替我们拍

照吧。”

辛堤靠在那棵杨桐树的树根上，将背心罩着相机，开始装起软片来，我枕着帕柯的麻布手袋仰面躺着，而帕柯正满面无聊地在嚼一根酢浆草。我转一个身想看看河，但我是躺着的，看不见什么，只有树梢的阳光照射在帕柯的裙上，跳动着一个个圆圆的斑点。

我们从上山到现在已快三个钟点了，我觉得异常的疲倦。树林很凉爽，相思树开满黄花，风一吹香气便飘下来，我躺着就想睡过去了。小河的水仍在潺潺地流着，远处有汽车正在经过公路。

“卡诺，我在你书上写了新地址，这次搬到大直去了，你喜欢大直吗？”

“帕柯，你这不怕麻烦的家伙，这学期你已经搬了三次家了。”

“一切的感觉就是那样无助，好似哪儿都不是我该定下来的地方，就是暑假回乡时也是一样。故乡古老的屋宇和那终年飘着蔗糖味的街道都不再羁绊我了，这种心境不是一天中突然来的，三年前它就开始一点一滴地被累积下来，那时我觉得长大了。卡诺，我已没有自己的地方了。”“帕柯……”

“我喜欢用我的方式过自由自在的日子，虽然我自己也不确信我活得有多好。”

“我不喜欢城市，尤其是山下那个城，但我每天都回到那里去。帕柯，我是一个经不起流浪的人。”

“我不会，我每日放学就在街上游荡，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吃小摊逛街直到夜深。”

那时我躺得不想起来，地上的湿气透过小草和枯叶慢慢地渗到背脊里去，我觉得两肩又隐约地发痛起来，就随手拉了一张报纸垫在身下，辛堤已装好软片向我们走来。“挪过来一点儿，卡诺，你脸上有树叶的影子，坐到帕柯左边去，你总不会就这样躺着拍照吧。”

“就让我躺着吧，毕竟怎么拍是不重要的。”

时间已近正午了，我渐渐对这些情景厌烦起来，很希望换个地方，我是个不喜欢拍照的人，觉得那是件做作的事情。“卡诺，你这不合作的朋友，帕柯一年都没来一次，你却不肯好好跟她一起拍些照片，卡诺——”

辛堤生气来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帕柯看见就笑了。“辛堤，好朋友，我们去吃冰吧，不要跟卡诺过不去，毕竟我们没有什么改变，何必硬把它搞得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。”

于是我们离开了树林，抱着许多书，穿过桥，上坡，再经过一个天主教堂就到大路了。从树林中走到正午的天空下总是不令人欢悦的，太阳被云层遮住，见不到具体的投射下来的光线，但放眼望去，在远处小山的上面，那照耀得令人眼花的天空正一望无际地展开着。大路上静静地停放着几辆车，路旁的美洲菊盛开着火焰似的花朵，柏油路并没有被晒得很烫，但我走在上面，却因为传上来的那一点儿微热，使人从脚下涌起一股空乏的虚弱来。

到冰店的路并不很长，我们只需再经过一个旧木堆，绕过一家洗衣店和车站就到了，我们懒散地走着，有时踢踢石头，路上偶尔有相识的同学迎面走过。我们三人都没说话，经过木堆时，嗅到腐木的味道，一切就更真实起来了。

“我们干脆提早一点儿吃饭去，我想去那家小店。”“又要多走几十步路，帕柯，你最多事。”

小店的墙上贴了许多汽水广告和日历女郎的照片，另外又挂了许多开张时别人送的镜子。以前帕柯常常嘲笑这家土气的小店，今日却又想它了。

今天的学生不多，我们坐在靠街的一张桌子，一面等东西吃一面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。刚才的太阳晒得我头痛，我觉得该去照照镜子，仔细去看看自己的脸，于是我就挪过椅子，对着一面画有松鹤的镜子打量起自己来，真是满面疲乏的神色了。回身去看他们，帕柯正在喝茶，辛堤在另一桌与几个男同学谈话，样子怪有精神的，这时蛋花汤来了，他就坐回来吃得很起劲儿。帕柯拿起筷子在擦，动作慢慢的，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，但她没说什么。

“卡诺，我们吃完了去阳明山，走小路去，底片还有好多呢。”辛堤吃着东西人就起劲儿了。

“我现在不知道。”

“我要去，现在下山没意思。”帕柯在一旁说。

太阳又出来了，见到阳光我的眼睛就更睁不开了，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地拉不住人，蓝色的公路局车一辆辆开过，我突然觉得异常疲倦，就极想回去了。

“我不管你们，吃完饭我要走了，帕柯，你跟辛堤去吧。”“卡诺永远是一个玩不起的家伙，回去吧，我们先陪你去等车。”

我们站在候车亭的栏杆边上，四周有几个小孩儿在跑来跑去，车站后面的冰店在放着歌曲，那带着浪漫的拉丁情调的旋律在空气中飘来，四周的一切就突然被浸在这奇怪的伤感的调子里，放眼望去，学校的屋顶正在那山冈上被夏日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。

帕柯在送我，就如以前那一阵接近放假时的日子一样，什么都没改变，心中一样也浮着些深深浅浅的快乐和忧伤。车来了，正午的阳光照着车顶和玻璃，我上车，望着留下来的帕柯和辛堤，他们正要离开。我问帕柯：“帕柯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再见，卡诺。”

车开了，沿途的橘树香味充满了整个空旷的车厢，一幢幢漂亮精致的别墅在窗外掠过，远处的山峦一层层绵亘到天边，淡水河那样熟悉地在远处流着，而我坐在靠右的窗口，知道我正在向山下驶去。

这是一个和帕柯在一起的星期一的早晨。



木偶戏子波勒

[德] 施笃姆

小时候，我的车工活儿做得很不赖，而且，在这上头花的工夫也许还多了一点儿，以致影响了我的学业。因为至少有一次，副校长在发还我那并非毫无错误的作业时，突然莫名其妙地问：我没准儿又是车了一颗缝衣机上的螺丝什么的，准备送给妹妹作为过生日的礼物吧。不过，在这件事上我还是得多于失。就由于学车工的缘故，我结识了一位不平凡的人。此人即是精车工兼机械师保罗·保罗森，他也是咱们城市的市民代表。不管看见我做什么，父亲都要求我做得像个样子。应他的请求，保罗·保罗森师傅便教会了我做我那些小玩意儿所必需的手艺。

保罗森知识广博，不仅是在他那个小小的行业中为人称道而已，对于手工业未来的发展他也具有远见，以致眼下在宣布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科学真理的时候，我常常就突然想起：“这不是你的老保罗森早在四十年前就说过的吗？”

我很快就赢得了保罗森师傅的好感。除了规定的学习时间，我有时晚上去看他，他也非常高兴。随后我们就要么坐在作坊里，要么在夏天——须知我俩一直交往了好多年——就坐在他家小园子里那棵大菩提树下的长凳上。从我俩的谈话中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这位大朋友对我讲的话中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，想到了许多东西。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尽管如此重要，我后来甚至在高中课本中却也找不到一点儿踪迹。

论原籍保罗森是弗里斯兰人，他的面貌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个部族的特点：在不甚稠密的金黄色头发底下，长着一个深思的额头和一双聪慧的蓝眼睛；由于父亲的遗传影响，他的口音仍带有一些故乡语言的柔美，就像

跟歌声一般悦耳动听。

这位北国男子的妻子却肤色黝黑，娇小玲珑，说话也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。关于这个女人，我母亲总爱讲，她那对黑眼睛简直可以把湖水烧干，要知道她年轻的那会儿才叫美哩。莫看她如今头发里已经渗进了一些银丝，但当年的风韵却并未完全丧失。也许是出于年轻人爱美的天性吧，我很快就情不自禁地抓住一切机会，在某些细小的事情上为她效劳，以便赢取她的好感。

“瞧这个小家伙，”遇上这种情况她多半会对丈夫说，“你该不会吃醋吧，保罗？”

保罗听了微微一笑。然而，妻子的打趣话和丈夫的微笑，都清楚地表明他俩心照不宣，知道彼此是如何紧紧地心贴着心。

他们除了一个当时在外地的儿子，便没有别的小孩儿。也许部分地就由于这个原因，老两口才这么喜欢我吧，特别是保罗森太太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相信，我长得这个滑稽的小鼻头儿，和她的约瑟夫真是太像啦。我不想隐瞒，她还会做一种非常对我口味、但除她以外城里谁都不知怎么做的面食，并且也时不时地邀请我上她家吃饭去。这样，保罗森师傅家对我的吸引力就够大啦。我父亲呢，也乐于看见我跟这位好样儿的市民交往。“可注意别叫人家讨厌！”这就是他有时唯一想起提醒我的话。然而我相信，我的朋友从来也不觉得我去的次数太多，因而感到厌烦。

一天，城里一位老先生在我家做客，家里人于是把一件我新近车制的、的确相当成功的作品拿出来请他看。

当老先生表示赞赏的时候，我父亲便告诉他，我可是在保罗森师傅家里当学徒已差不多快一年了哩。

“哦，哦，”老先生应着，“在木偶戏子波勒家里！”

我从未听说过自己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绰号，就问它是什么意思，也不考虑这样做是否有些唐突。

可老先生只是狡黠地笑了笑，不肯做出任何解释。

紧接着的一个礼拜天，我被保罗森夫妇邀请去吃晚饭，共同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时值盛夏，我动身又很早，走到时女主人还在厨房里张罗

着，于是保罗森就领我走进花园，我俩一块儿坐在那棵大菩提树下的长凳子上。这时我又想起了“木偶戏子波勒”这个绰号，它在我脑子里不断闪现，弄得我几乎无法回答师傅的问话。终于，他批评起我的心不在焉来，态度可说相当严厉，于是，我只好硬着头皮问他那个绰号是什么意思。

他一听大为生气。“谁教你说这蠢话的？”他嚷叫着从座位上跳起来。可是，我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他又已经坐在我旁边。“得了，得了！”他沉思着说，“其实，生活所给予我的，就数它最最宝贵。——让我讲给你听吧，咱们大概还有时间。”

我是在这所房子和这座花园里长大起来的，从前，我勤劳的父母就住在这里，希望我的儿子将来也住在这里！——我当孩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，但当时的有些事情对于我还历历在目，就像一幅幅用彩笔描绘的图画一样。

记得当时在我家的大门旁放着一张白色的小长椅，靠背和扶手都是绿色的木条拼成的。坐在椅子上，顺着长街望去，一边看得见紧底下的礼拜堂，另一边则可一直望到城外的庄稼地。夏日黄昏，我的父母亲劳累了一天就来这儿坐一坐，休息休息。而在这之前，长凳多半为我所占据，好让我在户外的清新空气中，一边完成学校的作业，一边东张西望，欣赏那令人神清气爽的景色。

有一天午后，我也坐在那儿——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是在九月里刚刚开完我们米伽勒节的大年市以后——我正在做数学老师布置的代数练习，这时却发现顺着长街从底下爬上来一辆奇怪的车子。那是一辆有两个轮子的架子车，由一匹野性的小马驹拉着，车上载了两口很大的箱子，箱子中间坐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，块头儿大大的，脸上木无表情，旁边还有一个九岁光景的小女孩儿，生着满头黑发的小脑袋活泼地不住转来转去；车旁走着一个身材矮小、目光愉快的汉子，他手握缰绳，黑色的短发从绿色的鸭舌帽底下伸出来，就像一柄柄利剑。

马脖子底下挂的小铃铛丁零丁零地响着，他们就这么慢慢走过来了。等走到咱们家的门口，马车突然站住。“喂，孩子，”车上的女人朝着我大声问，“裁缝住的客栈在什么地方？”